



# AI时代 电影艺术将去向何方

1895年，卢米埃尔兄弟的《火车进站》在银幕上轰然驶来，观众仓皇逃散，那是影像第一次让人误以为世界触手可及。130年后的今天，另一列“火车”正以人工智能的姿态，驶入人类创造的轨道：AI电影所引发的认知颠覆，同样令人措手不及。

## AI的意义在于“打破垄断”

“我们像学成下山的刀剑师傅，却发现世界已换了新的枪炮。”编剧张尧这样形容自己进入行业后的震动。他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时，并未料到AI会在短短几年内成为创作的中心话题。

在一次偶然尝试中，张尧第一次见到AI生成的场景视频。只是根据剧本大意，系统便生成了一段有光线、有运镜，甚至有情绪的影像素材。那一刻他意识到，创作的入口被改写了。

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周雯观察到的情况更具普遍性。在一些团队中，讨论剧本后AI立即生成场景视频，第二天，创作者们是看着视频继续深化创意的。借助AI，电影制作传统的线性流程被打破。“这种即时可视化的创作方式，让想象力和创造力得到释放。”

即时可视化的创作方式，不仅大幅提升了制作效率，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创作思维模式。周雯指出，当创作者能看到立体的场景呈现时，往往会激发出更多的创意灵感。“这就是AI带来的根本性变革——它不仅是工具，更成为了创意过程的一部分。”

张尧对此深有体会。今年开始尝试AI影视创作的他，如今已在社交媒体上积累了数万粉丝。在张尧看来，AI实际上是在“打破垄断”。

“整个电影史在我看来就是不断打破垄断的过程。从大制片厂体系到便携设备，再到如今的AI技术，创作正变得越来越自由。”张尧说，“以前作为编剧，我的创意需要经过导演、摄影、美术等多个环节的解读和转化。现在，我可以借助AI直接将脑海中的画面呈现出来。”

业内人士认为，AI技术正大幅降低影视创作的门槛，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开始用AI重新丈量自己的能力边界。

## 门槛降低并不意味创作更容易

在行业内部，AI的渗透并不是悄悄发生的。据悉，国内多家影视公司已开始布局AI技术研发，并与科技公司展开合作。一位业内人士透露，今年国内影视项目中使用AI技术的比例或已超过30%。

“目前AI对电

影流程全过程的参与包括剧本创作、拍摄、后期等等，例如一些小成本影视作品借助AI做后期特效，比如一些危险的爆炸场景、烟雾效果，还是能够大大降低成本且提高效率的。”一家影视公司负责人韦光明说。

在他看来，AI的最大价值并非“替代”，而是“重分工”。一些重复、危险或费用高昂的环节被削减掉了，创作资源被重新分配。

当更多影视公司开始布局AI，产业结构正在重组。有人担忧被替代，有人看到新的可能。周雯认为，可以确定的是，AI目前能达到的是“平均分以上”的水平。“未来，平庸的创作者会被AI或更善于利用AI的同行取代，而顶尖的创作者则会借助AI的‘翅膀’飞得更高。”周雯说。

门槛的降低并不意味着创作变得容易。周雯强调：“要生成具有电影感的画面，创作者必须精通镜头语言、光影效果等专业知识。AI让影像创作的门槛降低，但与此同时，影像创作的天花板却在升高。”

韦光明说，公司尝试用AI做过一些特效，比如“喂给”AI一个人物图片，希望能实现一些打斗场景，但生成的效果不理想。“有漏帧、变形的情况，慢动作来看，动作断断续续不连贯，如果做精品，这样的生成效果是达不到要求的。”韦光明说。

作家冰河转型AI电影创作已有数年之久，他最新的AI电影《狼群》改编自六年前自己完成的剧本。“当时多家影视公司都认为这个项目投资过大而放弃。如今，借助AI技术，我一个人就完成了主要制作工作。但为了一个满意的镜头，有时要花费几周时间反复调整指令，存在很多挑战。”

“当前，AI工具在绝大多数电影制作中，在光线逻辑、镜头运动的理解和AI角色的表现力上仍有局限，这也是传统电影人最排斥AI生成作品的痛点之一。”冰河说。

## AI时代更需要讲故事的人

展望未来，不可否认的是，AI正催生新的艺术形态。周雯描绘了未来的可能性：“例如当AI与VR技术深度融合，观众将从‘听故事的人’转变为‘活在故事中的人’。这种变革不仅关乎技术，更将重新定义叙事艺术。”

在实践层面，创作者们也在探索新的表达方式。冰河提出“动态电影”的概念：“传统电影一旦完成就无法修改，而AI作品可以持续优化。我们或许可以构建一个开放式的创作平台，让作品能够随着观众反馈和技术进步不断优化。”

比技术更深的，是情感的差距。对此，周雯以“拟真情感”与“真实情感”来界定AI创作与人类创作的差异。“AI可以完美模仿情感表达的形式，但其本质仍是算法的排列组合。它能模拟关怀的语气，却没有关怀的动机。”她说。

这个界限，在创作实践中尤为清晰。“很多观看AI电影的观众总觉得隔了一层薄膜，难以对人物或场景产生情感共鸣。”冰河举例道，一些经典电影作品中的叙事魅力是多维的，除了情节和人物交互，这种魅力还存在于留白和节奏之中。这种影像语言，需要AI导演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影像构建能力，也就是综合审美能力。这就是AI电影创作者最难跨越的阶段——技术都好办，但超越技术的个体情感和思想表达，是珍贵也最难的影像审美。

“当每个人都能拍5分钟短片时，我们为什么要拍电影？电影艺术的独特价值在哪里？”在冰河看来，AI时代不是终结，而是电影艺术新生的开始。“就像电影没有取代戏剧，电视没有取代电影，AI电影也不会取代传统电影，它只是在开创一种新的可能。”

技术变革带来的震撼与迷惘，每个时代都有。但讲述的冲动、表达的欲望、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——这些属于电影的核心，并不会因为技术的更替而衰减。

“工具可以是口耳、笔、摄影机、手机乃至AI，但我始终是个讲故事的人，于我而言，讲故事是世界上最伟大、最神圣的职业之一。”张尧说。

据新华社  
社北京11  
月24日  
电